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通略卷二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程昌期

歷代通畧卷二

元　陳櫟　撰

南朝

宋劉氏都建康

晉室之亡南北分據接東晉之統而立國江左者為宋齊梁陳而謂之南朝據有中原削平諸部者為元魏分而為西魏東魏為北周北齊為隋而謂之北朝劉裕篡

晉而立是為宋武帝始以貧賤之劉寄奴小名奮起艸野乘桓玄字靈寶之亂首倡義兵討梟靈寶再興王室功不細矣既而治兵整旅經營四方揚旗東指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蜀鋭卒北驅姚泓面縛秦汎清關洛修奉園陵震驚偏據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者然急於歸篡功虧垂成委棄秦雍以資寇敵惜哉迹其取國以來簡儉寡慾希遊宴少嬪御孝于後母詔母后毋得與政亦英主

也然廢晉主不踰月而殺之乃行桓玄所未行者既而其子義符義真與文帝皆不得其死豈果無天道哉武帝殂義符立以失德遭廢弑義隆立是為文帝勤於聽斷務存儉約官久其職民樂其業江左之治稱元嘉焉惜乎內無股肱外乏爪牙良將僅一檀道濟不免死於讒口自壞汝萬里長城乃鋭意欲取河南與元魏爭所與謀者不過白面書生徐湛之江湛輩而已不量其力橫挑强敵師徒喪於河南嬰孺屠於樂覬近則佛貍飲

馬於瓜步遠則春燕歸巢於林木帝始歎曰檀道濟在豈使敵馬至此六州殘破徐兖青豫等州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焉又以子劭失德欲廢之狐疑不決卒至弒逆良可悲也孝武帝駿舉兵元凶就戮即位未幾湎酒冒色壞高祖武帝居室起玉燭樓見床頭土障葛燈籠麻繩拂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未幾殂於玉燭其高祖殂之耶子業凶虐自殞厥身或以文帝子立是為明帝猜忌殘忍因子勛舉兵殺子綏等十三人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

矣以宫人賜李道兒迎還生昱以為太子忌諸弟休祐等皆賜之死保守螟蛉勦除同氣劉氏已斬於此何待於蕭齊哉蒼梧王昱立袁粲褚淵受遺輔政淵遂薦蕭道成參掌機密昱微行驕恣自稱曰李將軍一日不殺慘然不樂畫的於道成腹引滿欲射之道成憂懼令左右伺織女渡河不見將殺之是夕遭弑迎立順帝道成專制朝權袁粲鎮石頭知道成有不臣之志密謀誅之褚淵泄其謀遂為道成所攻而死百姓謠曰可憐石頭

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彛之天於此可見王儉倡義進道成假黄鉞為齊公未幾進爵為王順帝遜禪位於齊馬王敬則啓譬之曰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未幾令衛士弒之以疾聞宋之為國八主六十年而亡時魏孝文太和三年也宋武以雄武剏業不能以正大詒謀文帝初亦為繼體之令主然漸不克終外挑强兵内名子禍亦可憾已子業與昱固為罪浮于桀紂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忌

亦自戕宗枝而斵國本得保首領以歿幸矣其何後之有

齊蕭姓都建康

蕭道成篡宋而立是為齊高帝褚淵王儉為一時佐命功臣然淵拜司空從弟炤歎曰彥回淵字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户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為一世名士耶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劉祥亦譏之曰如此舉止羞面見人何顆復謂人曰我作齊書

已竟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雖
忠義驤於上猶公議伸於下尚未至如後之權貴鉗天
下之口而禁莫敢言也高帝四年而殂享國日淺性殊
清儉主衣中有玉導即命碎之嘗曰使我治天下十年
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然佐宋本無功德徒乘劉氏之骨
肉相殘與李氏子之昏虐而篡之又盡滅卯金之族無
少長皆死焉是舉方之晉宋為愈慘矣他日蕭鸞盡殺
高武之子孫天似假手於鸞以報之者降是而高齊之

滅魏宇文周之滅齊隋楊堅之滅周皆赤其族實自蕭齊發之齊祚僅二十有四年視六朝最短焉天鑒昭昭焉可誣也武帝頤繼之嚴明有斷號為良主然魏宋弁聘齊還曰蕭氏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繁賦重朝無股肱之臣得沒身幸矣非詒厥孫謀之道也已不能逃覘國者之言矣太子長懋卒太孫昭業立是為鬱林王高帝兄道生之子鸞輔政昭業狂縱忌鸞鸞廢弒之立海陵王昭文又弒之而自立是為明帝志

慕節儉乘輿金銀飾校皆剔除之四破畏蒸餘充晚食
躬親細務皆以詔勅決之當時謂其主愈勞臣愈逸所
謂代庖人宰為大匠斲也可謂崇小儉昧大體矣其最
憯者既殺巴陵王子倫等十二人又殺河東王鉉等十
人高武子孫殺之殆盡子倫臨死曰先朝昔滅劉氏今
日之事理數固然良可憫也齊之社稷高武興之鸞何
為者以疏屬篡大統乃盡殺其子孫而欲身昌其子孫
愚哉無怪身死未幾而東昏侯寶卷繼之昏狂淫虐外

寵梅蟲兒以倉卒殺六貴始安王遥光徐孝嗣江祏蕭坦之江祀劉暄內寵潘妃玉奴以金貼地曰步步生蓮花又以無罪殺功臣蕭懿懿弟衍遂起兵襄陽立和帝寶融寶卷為其下所殺衍未幾以梁篡齊吳齊七主二十四年時魏宣武景明三季也

梁 蕭氏都建康

梁武帝蕭衍以齊同姓鎮襄陽因兄起兵遂遷齊鼎觀其恭儉慈惠博學能文初年獎馬僊琕袁昂二義士不害齊氏宗屬蕭子雲等歷官清要各以壽終且勤於庶

政冬月四更即起暗室莊敬對内豎如大賓郤封禪拔
廉能立孔子廟親幸國子學天監之世時和歲豐自後
漢永平間書大有年至此僅再見亦江左盛事也奈何
享國漸久晚繆不終以萬乘之君躬桑門之行慮非仁
恕禁織僊人鳥獸之形恐累冥道廢宗廟牲牢已見不
復血食之兆三度捨身於同泰寺甘為佛奴日一蔬食
儉於寒素顧乃輕聽降人之言於沙地築浮山堰以灌
魏壽陽城役二十萬人凍死十七八壞而屢築漂没十

餘萬口十餘年間殺數十萬人然後僅拔此城愛物而不仁民不惟乖先王之道亦乖佛道矣又復恩勝於威紀綱不立西豊侯正德叛亡奔魏尋復逃歸泣而殺之效尤者遂狃於反叛亂階何自弭乎自是命豫章王綜統兵屯彭城而綜復外叛信姦臣朱异之言輕納魏叛將侯景而景卒反叛命正德屯丹陽禦景而正德又與景同叛密以大艘濟之采石反往迎之攻圍臺城邵陵王綸率兵入援安南侯駿勸之攻賊而綸不從柳仲禮

為大將唯聚妓作樂諸將日請戰而仲禮不許仲禮父津謂帝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繇平是綸仲禮皆叛之既而城陷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先是帝嘗蔬食圍急蔬茹皆絶乃食鷄子至是飲膳裁減卒以餓殂當是時太子綱在圍城柔懦不晝一策諸子諸將擁兵圍觀不一力戰湘東王繹擁强兵在江陵徙出師而不下武陵王紀在成都諸孫詧在襄陽詧在長沙亦各擁兵坐視而不顧畧無救君父

之急復君父之仇之心徒自相攻屠而已忠孝大倫頽
廢至此豈非梁武帝崇佛氏殄人倫之過徒使其諸子
反叛頑忍一至此極乎三度捨身其身猶在卒莫之捨
捨於佛而佛不受未幾卒捨於侯景焉不惟捨其身而
已且併其子孫國家而捨之梁武之事殆天借之使破
敗昭著以警後之好佛者歟始也懼文錦翦人獸之形
慮牲牢戕牛羊之命卒使江淮以南莽為荆棘富室無
食鳥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以待盡千里煙絶白骨如

丘可謂不知類之極矣梁武之喪敗不足惜百億萬蒼生何罪哉綱立是為簡文帝受制賊景卒遭土囊之弒景遂僭號湘東王繹始遣王僧辯討之景伏誅繹即位於江陵是為元帝繹在梁武諸子中最為不孝不弟不友不恭不忠不義之尤者方臺城圍急繹軍於郢淹留不進記室蕭賁心非之與繹雙陸拾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而殺之乃遣兵攻譽詧致使詧求援于魏先是太清三年五月武帝殂繹聞喪以長沙未下

匿之次年四月克長沙殺譽始發喪移檄討景是繹既假手于景以除其父也僧辯乘勢東下復命屯留潯陽必待景弒簡文始命僧辯進討陳霸先兵亦會景始授首是繹又假手于景以除其兄也包藏禍心如此天地其久覆載之乎景以王偉為謀主繹欲誅偉偉獄中上詩乃欲宥之見其檄文有湘東一目之語始怒誅之春秋治亂賊尤嚴於其黨若偉者幸生獲之速寘極刑猶不足以雪神人之痛憤今繹之喜怒生殺皆為已私畧

不念及君父哀哉方且誘執紀子以成荆益之釁紀遂攻江陵而魏已克成都未幾詧引魏師而魏遂陷江陵矣繹好玄談日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父講佛經於同泰寺子講老子於龍光殿喪敗已在目前不顧也城陷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歎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遂降詧囚之烏幔之下詬辱之魏人使為書召僧辯不可遂為所殺是殆天假手於魏以為梁誅此不孝不忠不友不弟之姦與僧辯霸先立其子方智是為敬帝齊高洋

以兵納蕭淵明于梁僧辯禦之兵敗遂迎淵明立之以方智為太子霸先襲殺僧辯淵明避位方智復立齊大舉伐梁霸先遣侯安都蕭摩訶禦之斬齊三將齊師殲焉陳公霸先進爵為王未幾受梁禪矣梁四主五十六年起壬寅訖丁酉即北周閔帝之初年北齊文宣帝之天保八年也梁之敗亡大抵釋教盛行而彝倫攸斁義方不立而僭叛恣行不孝不弟不友不恭不忠不義之子萃于一家叢于一時亘古以來所未有者是宗廟不血食之

效焉耳頻名外難不亦宜乎自縛遭執殺魏立詧於江陵是為後梁至隋始滅焉

陳

陳氏都建康

陳霸先與王僧辯同事梁室誅夷侯景乘時伺間以詐力竊取大位是為武帝為政寬簡務存儉素然即位未幾百未一舉顧乃躬駕梁武之覆轍出佛牙設無遮會躬拜闕前幸寺捨身可怪也已享國日淺三年遽殂奉佛又何補哉江陵之陷子昌頊沒於周內無嫡嗣外有

彊敵宿將在外之重臣急名帝兄子臨川王倩入纂大統是為文帝恭儉政事足為良主然武帝子昌之至自周也遣侯安都迎之隕之中流乃以溺告於汝安乎臨殂知子臨海王伯宗柔懦欲立安成王頊頊拜泣固辭伯宗立頊卒廢之文帝之言非誠頊之辭亦偽耳頊立是為宣帝遣吳明徹伐齊大破齊師拔壽陽殺王琳遂取徐州諸城以明徹為豫州刺史列兵二十萬登壇受命將卒榮之江左似有生意矣然知進不知退與周爭

徐兖彭城之敗明徹被擒值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興而喪師可謂不務内而務外其最蔽者不知其子叔寶之惡又以淳薄之江總為之詹事相與為長夜之飲導之微行事幸徹聞僅免總官義方之教無聞焉陳祚之亡已端在此于時三方鼎峙齊後主高緯荒淫喪亡周太子贇亦復不肖三國儲君曾無一人彼善於此者知天意欲為隋唐混一之驅除也歟方是時隋文代周方有并吞江南之志命韓擒虎賀若弼潛為經畧而叔寶

不悟也起臨春結綺望僊之閣窮奢極麗近古未有合張龔孔三貴妃居之江總雖為僕射不親政事日與孔範等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與女學士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等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使羣小聚斂無厭士民嗟怨不顧也楊素舟師下三峽鎮戍相繼以聞叔寶猶曰王氣在此彼何為者耶孔範亦曰長江天塹虜豈能飛渡耶縱酒賦詩畧不為止正月朔日大霧四塞入鼻辛酸叔寶昏睡至晡乃寤

是日若弼擒虎濟江矣未幾蕭摩訶任蠻奴降而擒虎直入朱雀門矣叔寶出景陽殿自投眢井軍士以繩引之驚其太重乃與張孔二妃同束而上貽笑千古惜哉

江左分王二百八十餘年至是始混一焉陳為國五主三十有三年（起丁丑迄己酉）而合於隋時隋文開皇九年也

北朝

元魏

北朝始於元魏元魏之先為拓跋氏世居朔野有國久

矣晉氏喪亂中原雲擾什翼犍始自號代王凡六十五
年苻秦滅之孫拓跋珪志大才雄復興祖業改國號曰
魏改元稱帝是為道武帝乘慕容垂卒大舉伐燕南取
并州東併幽冀遷都平城而數千里之地定矣卒也禍
起蕭墻見弒庶子明元帝嗣討賊而立雖享國不永然
資兼文武禮愛儒生每與崔浩論事言如鹽酒軍國密
謀浩咸預焉早命太子燾監國付託得人有足稱者燾
立是為太武帝聰明雄斷征伐四克滅赫連定開關中

滅燕馮弘吞遼碣虜涼沮渠牧犍并河右大破柔然并臣高車自河以北逾於大漠悉為所有武功之盛基業之大五胡十六國未之有也且索敞為博士克涼州牧犍得索敞常爽置文館教授䰟之儒風亦始振焉崔浩博識遭遇言聽計從賛征謀定祀典其最若可快者因長安八佛寺兵器釀具窟室婦女之姦勸帝誅境內沙門焚諸經像然不無可恨者浩不好佛法而酷好寇謙之之天師道籙導主以詣壇場受符籙欲洗後漢荒君之失乃啓

後世道籙之端以正攻邪猶懼不勝況以邪攻邪乎廢
佛除僧不教而殺行之滅裂不近人情無怪太子晃之
緩宣詔書使得為計沙門亡匿經像收藏他日亟傷而
愈熾也末焉浩以國史直筆犯衆怒而誅夷太武亦以
窮黷不止兵至瓜步遂應虜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之
童謠矣晃卒身弑天師道籙之功安在哉晃子濬立為
文成帝雖以羣臣奏請佛教復興然能知高允真忠臣
靜鎮中外亦可嘉也太子宏嗣是為獻文帝再清漠野

敗蠕蠕破吐谷渾大啟南服取宋豫州淮西地好黄老浮屠術雅薄富貴嘗有厭世之心一旦脱屣大位禪於太子宏是為孝文帝獻文遂為太上皇帝卒為馮后所鴆悲夫孝文幼有至性親吮父癰五歲受禪悲不自勝令聞已夙著矣及親大政美不勝紀讀書屬文好賢樂善賑饑民養三老罷貢虎兕出宫人不機織者禁讖緯求遺書始祀七廟聽羣臣行三年喪為文以祭比干過魯而祀孔子南征北處僾修橋梁通車馬則止兵過淮

南禁蹂禾稼伐人木者留絹償之最勇決可嘉者欲中天下而立遂自平城遷都洛陽草草創之風修帝王之政禁本語禁本服改拓跋姓為元氏得齊王肅定威儀文物與李冲崔光之徒竝以儒雅親貴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迹其治行之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文中子王通論元魏有曰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又曰王肅至而元魏達矣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又曰元經其正名乎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夷

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太和孝文年號其言亦良是也然處人倫之間不無可恨者馮太后親鴆獻文當以春秋待文姜之義裁之不忍者詰猶可也比喪哀毁過禮過矣馮后既出復入至死穢德彰聞而夫婦之倫亂子恂既廢悔過竟以讒言殺之而父子之恩傷孝文賢明之君不當有此遺憾論者而猶有是君子欲成人之美而春秋亦責賢者之備不能不太息於斯焉宣武帝恪嗣位懦弱不克負荷倖戚用事賊害親賢殺彭城王勰

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佛教盛於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立寺千餘閒處之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一萬三千餘寺元氏之業於斯始衰重以肅宗誚之幼冲胡后之淫恣政出嬖倖賞罰無章紀綱大壞羽林作亂殺大臣張彞朝廷懼其亂而不問識者已知魏之將亂而姦雄如高歡者遂傾貲結客以俟之矣加以守令貪殘黎民窮怨盜賊蜂起日甚月滋胡太后方且淫穢不悛盛造寺塔極土木之美金玉像踰十數浮屠高九十丈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

法入中國未之有也肅宗浸長太后自以不謹務為壅蔽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時爾朱榮方州都督兵強高歡說之興兵誅鄭儼等以清君側肅宗亦密詔召之脇太后以除儼等儼等遂與太后鴆殺肅宗立子釗生三年矣爾朱遂興晉陽之甲直指伊洛母后幼主沈之於河公卿百官血濡馬足死者二千餘人縉紳之禍未有酷於此者榮銳欲僭逆四鑄像而不成迎子攸立之遥制朝權樹置親黨魏主懼其逼也遂手刃榮大猾雖除餘根尚在枝黨四集

禍不旋踵爾朱兆囚魏主弑之立東海王曄未幾廢曄立節閔帝恭高歡起兵討爾朱氏且立元朗為帝是為安定王歡大破爾朱兆世隆天光度律等皆伏誅遂廢朗復廢節閔入洛陽立孝武帝修高歡以晉陽四塞自建大丞相府而居之尋弑三主曄朗恭皆遇害時宇文泰鎮長安孝武欲往依之議者謂無異避湯入火圖歡有立至之憂西處有將來之慮不聽遂奔長安而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之謡驗矣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

遭宇文之禍不能自脫歎遂自立孝靜帝善見繇洛陽遷都于鄴四十萬户狼狽就道元魏分裂為東西矣時梁武中大通六年甲寅也魏自道武至孝武之永熙三年凡十二主百五十有九年而後分始丙子止甲寅東魏孝靜帝不沒其身僅十七年而見滅于高洋時梁簡文大寶九年庚午也西魏自孝武入關歷文帝廢帝恭帝四主二十四載而見滅于周宇文覺時陳武帝永定元年丁丑也東魏孝靜好學善射從容沈雅要亦何救於亡髙歡

自病逐君事主尤謹事必以聞侍宴則俯伏上壽行香則執爐步從君臣相安十有餘年歡卒子澄嗣倨傲頓甚帝不堪密謀誅之事覺澄幽帝身還晉陽將篡已爲膳奴所殺矣弟洋嗣未幾逼帝禪位東魏已滅洋立是爲北齊西魏孝武西奔軍國大權悉歸於宇文泰方屯困中乃恣情縱慾閨門無禮不亡何待與泰有隙遇酖而殂泰奉文帝寶炬立之文帝殂子欽立泰廢之恭帝廓立魏復姓拓跋魏主稱天王降王爲公依周禮建官克梁

成都陷梁江陵皆宇文泰為之魏主徒建空名耳泰卒子覺嗣未幾廢魏主自即天王位是為北周魏祚告終通前後東西凡十六主百八十三年始丙子迄丁丑元魏之君率多賢明失徳者鮮視宋齊梁之後嗣殆遠過之而乃多死於弑子禍女禍變生肘腋什翼犍道武弑於子太武弑於嬖臣宗愛獻文弑於馮后肅宗弑於胡后三綱不正禍敗從之葢内變之最甚者也亂亡之兆既著而後高歡一日而弑三主宇文泰之弑孝武葢勢所必至亦

末如之何也已矣

北齊　高氏都鄴

北齊始於高歡歡之先燕高湖奔魏子謐坐法徙懷朔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深沈有大志始說爾朱榮起兵以清君側榮死爾朱兆弑逆歡遂起兵討爾朱氏孝武既奔宇文泰歡乃奉戴孝靜自洛遷鄴屢與宇文泰力戰幾為泰軍所獲歡軍亦幾獲泰末馬悉師攻魏主壁韋孝寬隨機應之歡軍死者七萬智力俱困發疾遂殂歡

性沈密人莫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馭軍嚴聽斷公擢人得才無間廝養虛聲無實皆所不用雅尚儉素鞍勒無金玉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知人好士全護舊勲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文武皆樂為用弁髦其君而自為勢亦易易乃能懲創逐君之恥盡節終身有曹操之得而無其失亦奸雄之差可取者歟之存也侯景畏之不敢叛歡殂澄繼景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澄詐書召之

遂速其叛澄未幾幽辱其君尋以自殞宜矣洋繼其兄逼簒魏祚母婁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是事卒代孝靜而弑之是為齊顯祖文宣帝初年勵精為治宇文泰伐之見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既而勅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於是齊境無道士似為元魏之崇道籙滅沙門者報仇良可一笑五六年後驟自驕矜沈湎淫虐聞亡高者黑衣之語以黑無過於漆弟渙第七又以弟浚諫其酣裸俱囚之鐵

籠置之地穽卒刺而燒殺之又盡殺元魏之子孫殘酷淫虐無復人理世無牧野之君安得收洋之首懸之太白旗者哉嗜酒成疾而殂得戴其元以歸地下幸矣臨殂以子殷為憂謂弟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子殷立演廢殺之而自立是為肅宗明習吏事人服其明而譏其細謂天子乃更似吏不從未幾出畋墜馬絕肋徵弟湛立之謂曰百年無罪勿效前人遂殂忍殺兄子而欲人全己子愚哉湛立是為武成帝嬖倖用權朝政紊亂

周結突厥伐之初焉周冬椎河氷以防齊兵至是齊反椎氷以防周焉白虹圍日遂斬百年以應之歸宇文護之母於周以求通好和士開穢亂宮門祖珽共爲姦諂說湛傳位子緯湛殂少主緯荒淫無度號無愁天子宮婢陸令萱及子穆提婆高阿那肱等比周用事斛律光齊之忠臣良將周之所畏也周韋孝寬爲謡言間之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摧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傳歌之鄴祖珽續曰盲老公背

受大斧謂斑自饒舌老母不得語謂令奏而召之遂殺光周爲敕其境内焉周武帝大舉伐齊緯敗走以危邦墜業傳之子恒竊遜讓之名居其身而嫁滅亡之罪於其子周擒緯滅之未幾併其宗族盡殺之齊自高洋以至湛緯無一賢主演雖差勝然背婁太后之訓而殺濟南卒速其斃於一兎之驚亦無足云者洋初滅元魏之族天道好還出乎爾者反乎爾高氏之族固無全理也武帝號稱北周賢主亦循襲爲此酷他日赤族於隋豈爲

不幸哉北齊有國六主二十八年起庚子迄丁酉而併于北周時陳宣帝大建九年也

北周宇文氏

北周始於宇文泰因元魏哀亂孝武西奔以關中迎之遂挾天子以令諸侯披艸萊以立朝廷卒能取威定霸屢摧高歡南克江陵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㵎瀍而又得蘇綽之奇才修一代之文物擯黜魏晉憲章成周依六典以建官任賢使能務農訓兵三代以來官名法

度小有可觀者惟宇文氏耳然泰既弒魏孝武又廢魏主欽迹其所為不過一亂臣賊子視賀六渾（高歡小名）有慚德焉蓋歡泰皆一時之傑戎狄之豪然歡為人朴質一時文物雖不逮周而悔過事君之心實勝於泰宇文黑獺（泰小名）為人譎詐一時文物雖遠過齊而弒君廢主之罪實浮於歡權輕重而論之則歡之心或者尚可取耳泰卒宇文覺（泰兄之子）以幼冲嗣宇文護亟取魏鼎授之是為周愍帝惡護專權謀誅護護廢之立泰庶子毓是為

明帝護憚其明敏又弑之立毓弟邕是為武帝謀慮深遠恭默十餘年始克誅護聽覽不倦用法嚴整布德立行皆欲度越前人身衣布袍嬪御不過十數人太后之殂行三年喪尊崇儒術養老乞言兼罷釋老并禁淫祀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致之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南傅于江雖魏室全盛亦不能及齊平之後訪齊博士熊安生用齊臣李德林撤宮室之華侈省妃嬪之員數彫琢之

物悉賜貧民可謂善處勝矣惜乎太子贇之不肖教之不改不能廢之使能深為宗社遠慮舉天下以授之齊公憲（武帝弟）周豈遂亡哉武帝殂贇立是為宣帝嗣位之初即肆凶虐季父親賢（憲）一朝殺之后父以相表奇異已有取而代之志不察也曾未踰年滛侈奇譎傳位子闡是為靜帝贇自稱天元以比上帝五后竝立紀綱蕩然復佛道像大陳雜戲未幾遂殂得保首領以歿幸矣堅遂專政復佛道教纔及踰年遂篡周祚且盡滅宇文

氏之族以赤族之誅易數十年之富貴劉宋元魏高齊宇文周之亡皆然哀哉周有國五主一十五年起丁丑迄辛丑而隋取之時陳宣帝大建十三年也

隋 楊氏

隋文帝之女周天元之后受周武帝託孤之寄以后父輔政不能匡主庇民因天元之暴崩嗣君之幼弱乘時徼倖亟篡取之其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人也不過以相表奇異私結周末觀望之叛臣與蕭竊之誇

日月之在躬者同纂國之初天元后意不能平奪志不許又與平后之視王莽者合盡殺宇文泰以下子孫又視蕭道成之滅宋族高洋之滅魏族宇文邕之滅齊族加慘焉以是開國天其祚之乎即位九年遣晉王廣與賀若弼韓擒虎等滅陳江東分王三百年始混于一盛矣明敏儉約勤於為治與羣臣論事傳餐而食隨才任官信賞必罰使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室韋靺鞨林邑高昌女國之屬莫不稱臣奉貢雖兩漢全盛時不是

過也然帝素不學又濟以刻薄之資且專任小數而不說詩書廢除學校而聽民出家造佛像任情殺戮以察為明甚者制於獨孤后之妬忌輕聽其言廢太子勇立晉王廣蓋以勇之妾阿雲有子而併妬之廣遂不舉庶妾以中之也又以小過殺秦王俊雖五子同母迨至後來諸子相屠無一壽終者與梁武諸子如出一轍諸勳舊李德林蘇威賀若弼等誅退畧盡君臣父子夫婦之恩無一而得三綱絶矣末焉寢疾知廣欲烝陳夫人始

罵以畜生曰獨孤誤我欲召勇復立之廣亟使張衡入侍身以暴殂夫以創業混一之主而身弑國亡之證已皆肇於其身見於其時其大失有二焉一曰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以妬忌治家如此而已煬帝廣弑父與兄而立當前星方升之日天下同日地震覆亡之證莫著於斯嗣位之初自以地廣三代威震八紘負強富之資逞無厭之欲陋二帝三王之制慕秦皇漢武之為窮侈極欲遊幸不息螻蟻其人民泥沙其金玉誅戮諫

諍誇耀文章北處沙漠墮匈奴鴈門之圍南遊江都開汴渠樹隋堤數千里之柳興師百萬親征高麗政繁賦重盜賊蠭起於是李密蕭銑竇建德王世充薛仁杲與夫劉武周黑闥之徒皆磨牙搖毒以共逐隋鹿矣再幸江都往而不返宇文化及之徒雖曰從君於昏又行弑逆不為無罪然為先帝誅之為天下誅之楊廣之死已晚矣唐公李淵起兵晉陽遂入長安立廣孫侑是為恭帝廣凶問至追謚曰煬始陳叔寶卒廣謚之曰煬公令

徑以謚叔寳者謚廣快哉淵尋受隋禪是為唐高祖隋三主三十有八年而唐代之（起辛丑迄戊寅）以楊廣之弑逆荒淫絶滅天理雖禹湯文武子孫猶當速亡況隋無積德之基乎

唐李姓都長安

唐之先其祖虎佐宇文周伐魏有功封唐公虎孫淵襲封為太原留守次子世民時年十八聰明勇決知人厭隋亂有安天下之志與裴寂劉文靜謀起兵於晉陽議

定以告淵淵疑之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與寂飲酣寂曰二郎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併誅耳淵從之命劉文靜使突厥請兵遂定入關之計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一見如舊識引為謀主唐初名臣知遇最早者玄齡也克長安迎代王侑立之遥尊煬帝為太上皇淵封唐王煬帝遭弒於江都淵受隋禪是為唐高祖命將出師掃除亂畧降魏李密於黎陽俘夏竇建德於河北擒鄭王世充於東都芟定楊劉武周於并州

翦漢劉黑闥於山東夷梁蕭銑於江陵殄秦薛仁杲於涇水六年之間海宇咸服成功何其速哉葢以世民為之子也惜其舉事之初不能以弔民伐罪正其名義而乃昵私邪而受宫女茍淺謀而臣突厥以此開基何以垂訓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詩史有開邊之歎葢高祖以此始之也然其開國之初於隋人廢黜儒學之餘首置學校與漢室開設學校於秦坑焚之餘者殆同一轍沙汰僧道減除寺觀定均田租庸調法孫伏伽李

素立等以直諫加增擢又録隋之子孫量才任之由魏

晉以降最爲忠厚享國長久豈偶然者惜其於待諸子

不無可恨世民化家爲國實有大功建成雖長當以文

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者權之乃膠於守經立建成爲

太子幼子元吉勸建成除世民然後謀併殺建成建成

不悟也楊文幹之敗高祖既知建成之謀名欲廢之而

立世民狐疑不决又以妃嬪迭請而止釀成其爭嫌隙

日甚及太白再經天建成元吉謀殺世民已定計矣房

玄齡長孫無忌等勸世民先之建成元吉死高祖遂禪位世民是為太宗此禍實高祖之膠泥依違有以貽之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近古即位之初首聽讐臣魏徵之言（徵先事建成）以行仁義引將卒習射以防突厥置弘文館學士以備講論銳情經術勵精思治釋奠以孔子為先聖好用善謀樂聞直諫出宮女三千人命諫官隨執政入奏事因旱而蠲租賦為蝗而抑祥瑞史冊之內善不勝書制度紀綱粲然畢舉定府兵法置府六百三十

四在關中者二百六十一得居重馭輕之宜則似鄉遂之師定口分世業之田則似井田之畫併省冗員限官任才則欲如六卿之率屬謹三覆五覆之奏定律令格式鑒銅人明堂灸經而不笞背則欲如五刑之禁暴是以貞觀之治號稱太平斗米三錢外户不閉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郡縣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天下死罪歲僅二十九人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一時君臣同心同德房玄齡之善謀杜如晦之善斷李

靖之兼資文武温彦博之敷奏詳明戴胄之濟繁治劇魏徴之諫諍為心王珪之激濁揚清衆賢協濟以共成三百年之基一時功臣圖形於凌烟閣者二十有四人亦云盛矣然惜其莅政之始首復浮屠數年之後漸萌驕矜殺張藴古盧祖尚李君羡等則不免於濫刑志伐高麗至死不忘則不免於黷武十漸不終不逃魏徴之言停昏仆碑仇之身後則初之從諫勉强可見寵泰嬖恪儲位不決至欲引刀自刺而社稷之本幾於動揺又

其夫者刧父臣虜殺兄及弟駭君親而亟代其位亂弟婦而明給巢封長孫后殂又欲以楊氏為后父子兄弟之間慚德居多閨門帷薄之地良可羞矣故伊川程子論之曰唐雖號治平然宮闈多可議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皆始於太宗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遲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吉哉言也太宗崩太子治立是為高宗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政帝

亦始初清明尊禮大臣恭已以聽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焉奈何納父妾武氏於宫欲廢王后而立之遂良諫曰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言猶在耳此外諫者一二人而已無忌元舅瘖默不言李勣則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他人許敬宗則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上意遂決烝父妾為妻不顧聚麀之恥縱女后與政卒招晨牝之凶家法不正自太宗為之也高宗狙太子哲立是為中

宗武后隨廢為廬陵王立武氏七廟追尊其祖考為帝
盛開告密之門用酷吏侯思止周興來俊臣索元禮等
為羅織之獄濯吻磨牙噬紳纓如狗彘誅鋤唐室子孫
殺之殆盡朝廷之士駢首就戮雖狄仁傑之忠魏元忠
之賢亦幾不免屠害忠良毒痡四海禍有不可勝言者
於是謀革命竊大號唐之社稷變而為周幸張易之昌
宗兄弟淫穢宸極武三思承嗣皆已封王復求為太子
屢危廬陵宰相狄仁傑反覆開悟有曰未聞侄為天子

而祔姑於廟者力勸名還廬陵復立為太子先是武后問相才於仁傑仁傑薦張柬之卒用為相武后疾甚柬之與袁恕已崔玄暐敬暉桓彥範等帥羽林兵迎太子入宫斬易之昌宗中宗復位復國號曰唐踰十月武后始死武后號則天皇后時狄仁傑已歿然回武氏之見於先儲諸賢之用於後皆仁傑之功也夫武氏以太宗才人自年十四入宫侍太宗左右十有三年矣太宗崩時年已二十六入寺為尼高宗行香見之交泣長髮入宫狡巧

狐蠱手斃已生之女以傾陷王后勦殺已立太子之子弘賢以僭干天位虎狼之暴尚不忍食其子而武氏殺子如獵狐兎是而可忍則骨碎王后蕭妃幽囚嗣君誅鋤宗屬勦殺大臣夫何難者迹其凶虐神人共憤千古腥聞實為天地間非常之妖孽焉此真為唐社稷之讐賊張柬之之徒當告之高祖之靈正大義而誅之別立賢君以主社稷斯爲當矣善乎朱子感興詩有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麀聚凟

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復崇崇淫毒燄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扶綱常黜亂賊此詩有焉張柬之等誅二張易之昌宗而遺三思或謂曰產祿呂產呂祿比三思猶存公輩終無葬地不聽乃欲留與中宗自誅之以張主威何厚於待主而闇於知主也中宗久懼幽囚曾無懲創昏愚愈甚荒淫不悛縱豔妻寵妖女引

進三思潛通韋后后與雙陸帝為點籌由是大權盡歸
三思封柬之等五人為王廢黜之未幾貶竄而虐殺之
矣安樂開府賣官鬻獄斜封墨敕紀綱蕩然中宗一身
始為虐母所廢卒為妻女所酖而四子皆不得其死豈
天褫其德而絶之耶中宗既弑遂立温王重茂而宗楚
客請遵武后故事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之惟則天后
肆其誅於前故韋庶人踵其姦於後此由張柬之等失
機一時不殺三思致使遺恨後世可勝惜哉未幾相王

子隆基玄宗誅韋氏廢為庶人匡復社稷豫王旦即位是為睿宗能革景龍中宗年號弊政罷斜封官立嗣以功亟舉天下以付其子可與權矣隆基立是為玄宗明皇能斷有謀克靖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物用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諸賢相善政美行史不絕書海內富康四夷賓服幾致刑措號稱太平言唐之治者必以貞觀開元並稱美矣開元既往天寶繼之久而怠荒若兩人然自謂治定功成無復後患志欲既滿侈心

乃生忠直寖疎讒諛並進張九齡罷而姦邪之李林甫楊國忠繼相矣宇文融既以言利敗而楊慎矜韋堅王鉷競以言利進矣以娛遊為良謀以聲色為急務楊太真壽王妃也為十一年子婦而一旦納之寵胡人安祿山使通官掖三子瑛瑤琚無罪同日殺之人紀絶矣以姦邪為周召以胡雛為方虎癰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虎臥於籓籬而不知置十節度以備邊而祿山為平盧范陽河東三道節度使盡用蕃將易去文臣反狀已明

推信愈至末幾鼙鼓響震於漁陽戎馬長驅於關洛天寶十四年陷洛陽明年陷長安明皇獨與貴妃皇子國忠近幸宦官等倉皇幸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棄之以供孽胡之魚肉行次馬嵬驛將士誅國忠帝不得已命高力士縊殺貴妃將士始肯為行計祿山亦以急謀僭號遂無追兵翠華西遊得以平達幸也其最失者久任邊將而胎唐室藩鎮之憂過寵貉璫而啓唐室宦寺之禍階兩巨釁迭以亡唐可勝恨哉明皇之幸蜀也

留太子亨東討賊太子至靈武遂即帝位是爲肅宗尊明皇爲太上皇明皇初欲傳位既而制使監國國忠貴妃沮之而止至是裴冕等急於富貴遂使肅宗促取大位論者謂此乃以子叛父何以討祿山哉幸賴顔杲卿真卿倡忠義於河北張巡許遠遏賊勢於睢陽郭子儀李光弼大振戰功自朔方而摧祿山史思明禄山將於屢戰卒能克復兩京不失舊物迎上皇還京師二聖重歡亦云幸矣然肅宗之失可恨者多李郭之忠勇自可倚

以平賊乃請兵回紇以張軍勢雖自是復兩京破史朝義再復東京回紇與有功焉而名外夷之陵侮亦多矣喜與夷狄共事雖失自高祖始而是為甚可恨也祿山為子慶緒所殺慶緒走鄴史思明以河北降善應之大難平矣乃使人圖思明激其再反思明雖亦為子朝義所殺而其黨蔕固根蟠終唐不能復取河北可恨哉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二十萬兵而不置元帥乃以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以節制之九節度之兵

遂大潰於湘州宦官監軍終不能革其弊實自此始可

恨哉平盧節度卒軍中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姑息因

授節鉞節度使繇軍士廢立不由朝命自此始不惟禍

亂繼起訖唐不能革大敗極壞至五代之禪代皆踵其

風此弊實始於肅宗而成於代德可恨哉其尤甚者内

而制於張后外而制於宦者李輔國以至下不能庇其

子輕殺建安王倓且幾危太子俶代宗上不能以天下養

其父劫遷上皇於西内遂以憂崩中不能保其妻張后

卒為輔國所殺可勝恨哉俶立是為代宗少遭離亂老于軍旅初以廣平王為元帥與郭子儀共復兩京即位之初又命雍王适為元帥郭子儀副之以再復東京遂使朝義傳首叛黨革心大河南北復為唐臣亦可嘉也奈何以僕固懷恩為制將使復用賊將薛嵩等而河北再失使盜殺李輔國不聲其罪而程元振魚朝恩之凶復熾吐蕃一入長安懷恩反叛復引吐蕃回紇屢入寇雖賴子儀大忠宿望孳走鎮服之而兵罷即歸閒廢以

至其父祖丘墓之不保雖能誅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而宦官之勢自如雖能誅姦臣元載而楊綰尋卒李泌竟不得相惟姑息藩鎮使淄青李正己魏博田承嗣成德李寶臣等根據蟠結跋扈無君無褻藐惟汲汲於講經佞佛敵至則罷百高講座敵去則復講如初唐室之亂曷由瘳乎德宗初立憤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赫然有撥亂之志用崔祐甫為相禁祥瑞放馴象出宮人流受賂中使以李正己所獻錢賜淄青將士軍士投兵

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初政之美誠可嘉尚未幾祐甫罷當時宜為相者莫顔真卿李泌若也乃舍之而相楊炎且相姦邪之盧杞而杞復引裴延齡繆矣識量且闇淺資性猜愎親任非其人舉措舛其序田悅李納朱滔王武俊李希烈等諸叛連衡用兵征討供給繁浩遂括富商增稅錢行稅閒架除陌錢苛征橫斂以豐瓊林大盈之藏民愁兵怨關外之冦未平京兆之盜先起涇原兵遂逆朱泚作亂上奔奉天朱泚僭號凡此皆

盧杞為之也奉天圍急賴李懷光解之杞懼懷光發
其姦激之使反帝復播遷山西衆論喧騰始貶盧杞已晚
矣賴陸贄盡言於內李晟渾瑊馬燧盡力於外興元一
赦聞者感泣許滔悅等自新而朱泚始伏誅懷光始敗
死上始還長安焉懲刱改紀宜也强明自任益又甚焉
謂姜公輔為賣直謂蕭復為輕已雖相李泌陸贄尋復
罷之且幾再相盧杞袁高力諫而止又幾相延齡賴陽
城欲哭裂其麻而止自是而後聚斂益急始稅茶受諸

道進奉不知紀極初欲革祖考之偷懦晩節銷剛為柔
刓方為圓偷懦甚於祖考焉又小則令宦官為宫市使
肆奪商賈細民以為京師巨蠹大則始令宦官分典禁
兵神策之權盡歸之自此宦者擅兵相援廢立大權皆
在其手訖於唐亡德宗為之也順宗不幸嬰疾姦邪王
伾王叔文等用事求速進之士陸淳呂温柳宗元劉禹
錫等爭附之帝乃能委政冡嗣以安社稷亦庶幾焉憲
宗嗣位伾文得罪陸淳等亦貶為八司馬聰明果決得

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讀列聖實錄有志貞觀開元之治始用杜黄裳繼用裴垍李藩李絳裴度皆賢相也故能翦除亂階削平猾逆除楊惠琳於夏擒劉闢於蜀誅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澤潞遂定易定節度張茂昭服致魏博六州田弘正從未幾蔡將吳少誠死軍中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叛興師討之繼而師老財絀爭功罷兵而帝不為之疑盜發都邑害元宰武元衡而帝不為之沮卒命裴度督師討平之繇是田承宗斂

手削地李師道獻州授首天下深根固蔕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質獻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奈何外難漸弭内心已驕浚龍池起承暉殿土木寖興以十年憂勤之功乃隳於一旦既成之後姦人皇甫鎛程异揣知上意進羨餘聚貨斂以中之裴度諫之不聽而二姦且並相矣求靈藥於天台迎佛骨於鳳翔而方士柳泌刺天台直臣韓愈貶潮陽矣一吐突承璀始相李絳而黜之終罷李絳而復之不特宦官

掌兵之弊竟不能革末焉服金丹多躁怒左右獲罪人人自危而且見弑於宦者陳弘志矣其黨諱之但云藥發暴崩而已承璀欲立澧王惲太子中尉王守澄梁守謙殺承璀立太子是為穆宗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為無臣子穆宗年二十六而為之子姦庸之相皇甫鎛令狐楚為之臣不能察大行之狀推藥發之繇使君父之目不瞑逆亂之黨接迹尚得為有臣子乎且太子已立九年而宦者欲廢之又繇宦者立之大

臣畧不與聞自是唐之諸君其立皆繇宦官而宦官自謂定策國老目主上為門生天子哀哉穆宗諒陰踰月遽陳倡優幸華清宫遊戲無度宰相諫官切諫皆不聽縱情忘禮天理滅矣欲久於位得乎李德裕李宗閔牛僧孺之朋黨始於内更相傾軋垂四十年史憲誠朱克融王廷湊之叛亂作於外而再失河朔訖于唐末柳泌既誅方士復進餌金石而疾作立四年而遽殂宜也太子湛立是為敬宗即位之初擊毬遊宴遊驪山幸温泉

荒縱之失皆效其父而又甚之宜其身之不保而享國
愈促也李逢吉相八關十六子附麗以進無能改於其
德狎暱褊急左右怨懼夜獵還宮飲酣燭滅宦者劉克
明弒之矯制立絳王悟王守澄誅逆黨迎穆宗子涵立
之是為文宗元和之禍失賊不討故羣閹狃於為逆穆
宗一失其機未幾遂不免其子且二三日間宦者三易
君而宰相曾不預謀以裴度身為上相處之猶如此唐
之紀綱大壞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悲夫文宗初立勵精

求治革父兄之弊政甚慰羣心執政始奏除節度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親策賢良劉蕡對曰曹節侯覽復生今日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何不屏褻狎之臣復掃除之役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行無不孚矣言非不切考官畏宦者不敢取也裴度薦李德裕為相李宗閔惡而出之遂薦牛僧孺相共排德裕未幾僧孺罷德裕相又未幾德裕以諫用

李訓罷之宗閔再相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可歎也上患宦官强橫憲敬弑逆之黨猶在左右王守澄尤專橫先密謀之學士宋申錫守澄知之申錫貶死又與李訓鄭注謀誅宦官王守澄既誅將於送守澄葬鄭注以鳳翔兵入護盡誅宦官李訓欲專其功奏左金吾廳石榴有甘露降令仇士良率諸宦官往觀伏兵將殺之風起帳開驚走告變士良等率神策軍露刄出討兩省死者千六百

餘人擒宰相舒元輿王涯賈餗等誣服與訓注謀逆俱腰斬獨柳下跡淺如此其敗亦宜宦者知上與謀出語不遜上慙懼閉默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廹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艸芥宰相李石忘身狥國紀綱麤立仇士良深惡之遣盜斷其馬尾僅而獲免石懼辭位上𤍠如之何也至曰周赧漢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家奴殆不如矣抑鬱而殂士良廢太子成美立帝弟頴王是為武宗文宗恭儉之德比迹漢文而受制宦

寺自慚赧獻何哉宦寺掌權軍國大柄悉在其手積弊既久豈一朝能驟除乃欲不問罪之有無一切誅之又謀之疎妄狡躁之小人宜乎不能除而反益自毒也武宗英敏特達頗能振已去之威權不惑羣言獨任李德裕故能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河朔三鎮惕息聽命德裕功業卒為晚唐之冠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帝用相之功也仇士良致仕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常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

志慎勿使之讀書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
吾輩疎斥矣逆賊老姦可畏如此不能誅之僅削爵籍
其家良可恨也未幾受法籙於趙歸真而廢佛寺勒僧
尼歸俗雖髮十七萬僧然與元魏用寇謙之以去釋氏
者何以異遂餌金丹加躁急已覺有疾而道士方以為
換骨也疾篤不能言宦官乃定策禁中立憲宗子光王
怡為皇太叔武宗殂怡立是為宣宗武宗身病子幼曾
不名見宰相出顧命李德裕為上相受深知亦碌碌拱

手一聽宦官君相皆英特人而尚如此餘何責焉宣宗立首罷德裕聞者驚駭歸真伏誅即復僧尼未幾受法籙於道士劉玄靜躬取霞轍而駕之何以誅歸真爲哉他日金丹之禍殆食前人未盡之鴆以速其死耳雖周知情僞精勤治道方內樂業盡復河湟當時稱之爲小太宗然不無大可非者郭太后嫡母也私厚妾母鄭氏致郭后暴崩而人疑其弑逆穆敬文武四君嘗所北面者也議欲出其廟主而曾無所忌憚晚年又以藥敗金

丹疽發而終諱言儲嗣暴逆愚蔽如此安在於以察為明哉因疾不見宰相密以夔王屬宦官王歸長上崩中尉王宗實逆長子鄆王立之殺歸長是為懿宗驕奢無度委任非人戒壇度僧極意奉佛困民財而修淨業削軍賦以飾伽藍宦官蠹其中盜賊擾其外浙賊裘甫方平徐賊龐勛繼之天變不顧民怨不恤李氏之亡於茲著矣方於法門寺迎佛骨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曰朕生得見之死亦何恨未幾而殂中尉迎少子儼踰

越四兄而立之是為僖宗童孺之年專事遊戲政事一任官者田令孜自懿宗以來奢侈用兵賦斂交急關東水旱百姓殍流盜賊所在蠭起其大者王僊芝黄巢也巢粗涉書傳屢舉不第嘗與僊芝販私鹽僊芝起兵巢聚衆應之民困重斂爭歸焉僊芝敗亡衆推巢為主髙駢等玩寇不遏五六年間攻破州郡幾半天下渡江越淮如履無人之境遂陷兩都汙宮闕僭大號屠宗室百官生靈天子播遷走興元入成都方且三殺諫臣侯昌

業孟昭圖常濬自古殺諫臣者必亡唐亡決矣賴李克用大破黃巢復長安巢將朱温降賜名全忠以為宣武節度鎮汴謀殺克用不克克用訴之朝但優詔和解之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能正其曲直互相吞噬惟力是視耳未幾巢伏誅上還長安李克用請上誅令孜令孜奉上奔鳳翔遂刼上如興元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自除西川監軍雖削爵流之竟依陳敬瑄不行也上還長安長安始經巢寇再經亂兵宫寺民居無孑遺矣

未幾上殂宦官楊復恭立帝弟壽王是為昭宗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素疾宦官兼以復恭恃援立多不法意不能平政事多謀之宰相善矣奈何宰相張濬輕躁淺謀李克用有大功於社稷全忠讎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一請討克用朝廷遽從而伐之濬大敗於克用乃復克用官爵賞罰無章而海內愈亂繇濬為此役也唐之將亡如必死之疾而庸醫復妄藥攻之速死亡矣於是李茂貞犯闕而上如華州

韓建惡親王典兵殺十一王而上不能保崔胤結全忠再相而上不能拒宦者劉季述廢上所立太子而上莫之誰何雖幸誅季述上反正而宦者韓全誨又刼上如鳳翔矣朱全忠圍鳳翔城中危困茂貞始誅全誨等以求和於全忠全忠令京兆誅宦者九十人上還長安崔胤贊全忠又盡殺宦者數百餘人唐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德極於昭宗東漢宦者濁亂天下然未有廢置天子如制嬰兒者漢宦者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哀

紹盡誅漢宦官於前而董卓弱漢崔胤襲之盡誅唐宦官於後而全忠篡唐猶惡衣之蝨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耳全忠既破茂貞威振天下遂有篡唐之志逼上遷都洛陽而長安遂丘墟矣時李茂貞據鳳翔王建據蜀楊行密據江淮王審知據福建錢鏐據吳越馬殷據湖南李克用在晉陽上以絹詔告難于建行密克用等令糾藩鎮以圖匡復諸鎮坐視莫有應者僅克用茂貞移檄以興復為辭而已上既入洛陽宫性命落全忠手

全忠以上有英氣恐變生於中遂行弑逆立昭宗子祚是為哀帝且盡殺昭宗子九人又殺朝臣裴樞等三十餘人李振勸投之黄河曰此輩自謂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遂逼篡唐位稱帝于汴焉唐之亡宦官亂于內藩鎮亂於外而禍本則上自閨門始唐有天下歷二十君二百有九十年（起戊寅迄丁卯）然為子所逼者三君（高祖睿宗玄宗）為妻所制者三（高宗中宗肅宗）為妻所弑者一（中宗）為賊所逼者五（玄宗代宗德宗僖宗昭宗）為宦所立者七（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為篡

臣所弑者二昭宗哀帝其故何也古之帝王莫不以修身齊家為治國平天下之本唐之諸君於修齊大有歉起兵誅親戚者謂之定内難偪父奪大位者謂之受内禪始也納君妾高祖其後納父妾者有之高宗始也亂弟之婦太宗其後亂子之婦者有之玄宗此其閨門帷薄之羞亂原之大者也宜其治安之久不過數十年餘或亂生於内或亂作於外未有内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考論三代以來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治具皆不無可觀然漢治雜霸

唐德多慙可恨有甚於漢故餘毒遺烈更五代之大亂極壞而後止焉可勝歎哉

五代亦曰五季

後梁朱氏都汴

梁太祖朱温始為黄巢將力屈降唐秉旄宣武賜名全忠逞其詐力蠶食諸鎮遂遷唐祚又改名晃鎮汴因都汴嘗飲博宫中其兄全昱以投瓊擊盆中䁆曰朱三爾本碭山一民從黄巢為盜天子用汝節度四鎮富貴極

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何以博為斯言盡朱温平生當矣既篡之後刑虐不悛賊殺無辜不顧聚麀之恥亂友文婦欲立友文友珪不安斬關屠之其凶逆無異祿山天之報以子禍亦與祿山無異宜哉均王友貞誅友珪而自立然膏粱之子才不過人寵任趙張（嵒 漢傑）擯棄敬李（翔 振）後唐莊宗李存勗大舉伐之直攻大梁友貞自殺梁遂以亡宜哉唐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傾唐祚與趙嵒張漢傑並族誅之

追廢温友貞為庶人欲發其墓斲棺焚屍河南張全義言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從之莊宗過聽畧於討惡惜也梁二主一十七年而後唐滅之起丁卯迄癸未夫温起自羣盜負乘無厭圍逼天子迫脅遷都害朝臣弒何后勦諸王弒昭哀移社稷迹其罪惡罄南山之竹有不足書王莽以來一人而已凶殘淫穢抑又甚焉識者謂作史者宜於唐亡之後直書朱温去其帝號一如王莽以正其簒弒之惡庶稍快於人心斯言亦良

是夫

後唐李氏

後唐本西突厥别種自號沙陀唐賜朱耶赤心姓名李國昌國昌之子克用破黄巢復長安功為諸將第一巢軍逼大梁朱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大破巢館於汴上原驛酒酣語頗侵全忠全忠夜攻之克用大醉突圍得出訴于朝竟不獲伸遂與全忠治兵相攻糾紛不解至其晚節鋒鋭益衰窮居河東僅僅自保然功烈忠義為

唐純臣觀其答蜀書誓以此生靡敢失節賢於一時方伯遠矣方克用疾篤梁築大寨圍李嗣昭於潞克用卒存勗克用子以弱齡嗣晉王位大敗梁兵於夾寨解潞圍全忠聞之大驚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不亡矣諸將皆白首行陣與武皇克用並轡齊驅存勗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頤指氣使繼是服真定並山東取漁陽兼魏博敗契丹無不如意全忠屢敗之餘憝憤病劇曰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

其志不小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全忠死存勗與梁夾河百戰遂即帝位國號曰唐是為莊宗郭崇韜勸帝直攻大梁策馬渡河朱梁隕滅三矢告廟志願畢酬自大梁遷都于洛當是時天下震動諸侯陸梁跋扈者皆愕眙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險倨慢偏師西指而劍閣不守觀其行兵可謂能矣惜其器小志近驕心易生滅梁之後矜功自喜御衆無法便嬖進用惟婦劉后之言是聽惟俳優畋獵之事是好自傅粉墨與優共

戲遂自呼李天下優名優人敬新磨前批其頰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又誰呼耶屢出遊獵傷民禾稼或夜合圍死傷甚衆自古好倡優未有自為之者自古禽荒未有以夜者莊宗乃爾異哉崇韜謀自固媚劉氏請立為后豈期伐蜀之役劉后密令魏王繼岌殺之而反以自族哉當是時雖勝蜀於外而李嗣源已為石敬塘等推之于內積財不用軍叛而離預借二稅民窮而怨帝東征嗣源方發洛陽嗣源已自鄴入據大梁矣伶人郭從謙

作亂帝中流矢殂左右斂樂器覆帝屍焚之嗣源自爲監國繼岌還自蜀自殺嗣源即位是爲明宗莊宗果繼父志盡忠於唐勦除朱梁復唐社稷立其後嗣上也苟不能然俟其滅梁正其罪以告天下然後稱尊以紹唐統次也乃稟張承業之忠謀不待滅梁已即大位卒無以異於一時之僭取者此其欲速見小始焉已不合於正人矣且裂膚汗血沐雨櫛風十五年百戰而得之好畋好女寵伶人信宦官不三年而失之身死優伶爲天

下笑得非才器有限先戒而後肆故歟明宗本應州名邈信烈無姓為武皇養子本無黃屋之心遭時之亂為衆所附自此以後主天下者又一族也莊宗之失率皆反之誅贓吏損宦寺減宮女裁優伶縱鷹犬委任宰相馮道等愛養民力循致有年目不知書而所為多暗與古訓合資性寬厚與物無競每夕於宫中焚香祝天曰某蕃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年豐兵寢校於五代麤為小康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

厭亂果生聖人明宗以丙戌即位宋太祖遂以丁亥生
馮帝殂閔帝從厚立立纔四月潞王從珂與朝廷猜阻
起兵趨洛馮道上箋勸進遂廢弑閔帝而自立從珂本
王氏為明宗養子自始至是國姓遂三變矣方其入洛
許軍士以重賂府庫枵然剝民酬兵自此以後六軍販
易天子益以習熟唐晉漢周皆不過再傳旋為人所賀
如出一律焉此唐藩鎮軍中推立之餘弊至是愈極矣
河東節度使石敬塘明宗壻也與潞王素不相悅至是

從之鎮鄆遂激其反敬塘令桑維翰艸表稱臣求救於契丹許割盧龍道及鴈門關北與之契丹主耶律德光舉兵赴援敗唐兵立敬塘為晉帝遂割幽薊等十六州賂之此唐高祖稱臣突厥之遺謀而割中國地以賂外夷則自古未之有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至於無窮可勝歎哉晉主入洛陽從珂自焚死唐四主三姓一十四年而晉取之起癸未迄丙申

後晉石氏都汴

晉高祖石敬塘其先本西夷也既為契丹所立與耶律德光引兵而南德光為擇諸子留守河東指其兄子重貴曰此大目者可也進兵入洛契丹北歸遂自洛遷都于汴仍以馮道為相契丹改國號曰遼晉上尊號於遼馮道為册禮使表自稱臣謂遼主為父事之甚謹金帛贈遺相繼於道小不如意輒來誚讓朝野恥之晉主曾無倦意依人立國自古以來之失算有如是夫晉主殂養子齊王重貴立違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

告哀契丹稱孫不稱臣且執其回圖使激怒之大言曰翁怒則來征孫有十萬横磨劍足以相待契丹主怒屢伐之晉雖命河東節度劉知遠為都統然疑之密謀皆不與知遠知遠知見疏有憂色郭威謂曰河東山河險固霸王之資也何憂乎張彦澤杜威以兵降契丹導入大梁執重貴殺桑維翰德光至大梁斬彦澤于市捕景延廣詰之曰兩主失歡皆汝所為十萬横磨劍安在鎖之扼吭而死與晉者維翰亡晉者延廣用心異而受禍均蓋

依人以立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馮道朝德光以爲太傅遷重貴及其家人于黄龍府至中度橋望杜重威寨慟哭而去德光復道天冠絳紗袍登崇元殿令百官行入閤朝賀禮未幾大掠括錢帛載府實以歸至殺狐林而死剖腹實鹽載以北歸晉人大喜及後主重貴十一年起丙申盡丙午契丹滅之而漢劉智遠興焉敬塘附遼而興既不能强重貴挑遼而亡又不能弱胥失之矣

後漢劉氏

五代漢高祖劉知遠其先本沙陀人初知遠在河東富
强冠諸鎮重貴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必危而不諫契丹
屢深入知遠坐視之而不救重貴既北遷河東將佐勸
稱尊號知遠即皇帝位于晋陽德光北歸既死知遠發
太原安行入汴兵不血刄皆史弘肇之力也陜晋爭殺
契丹使諸鎮相繼稱欵遂改國號曰漢三年而殂隱帝
承祐立河東鳳翔長安三鎮拒命命郭威招撫之威問
計於馮道道曰願公勿愛官爵以賜士卒威從之繇是

衆心附威道老於販國以此教威相與之心冥於言意之表矣三鎮既平帝日驕縱一旦輕聽羣小殺大臣楊邠史弘肇等又遣使殺郭威于鄴不克威自鄴引兵入汴承祐為亂兵所殺道帥百官見威受威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蓋道為威畫策至是成功外為不屈之形内有收功之心道之情狀見矣太后命迎高祖弟崇之子贇將立之契丹入寇命威捍禦將士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裂黄旗被威體擁而南行太后命威

監國百官藩鎮上表勸進尋殺贇自立焉知遠幸禍而興忽然得之忽然失之根淺者不固基薄者易危二主四年而周取之起丁未盡庚戌自古享國未有如此之促者也

後周郭氏

周太祖郭威始以一卒隸劉知遠麾下卒取而代之黄屋之間居一縣人其自言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耶蓋自愧也然觀其過曲阜謁孔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天子不當拜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

因禁孔林樵採訪孔顔後以為曲阜令薄視漢髙過魯之祠崇報過之其餘美政史不一書亦五代賢主也臨崩戒晉王榮曰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者我死當紙衣瓦棺汝或吾違吾不福汝慮亦遠矣柴太祖后兄柴守禮之子也太祖子之榮立是為世宗周之國姓一變矣即位之初憤然欲削平僭亂真英主也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上陵下僭故於北漢劉旻之引契丹入寇也首斬髙平逋將樊愛能何徽以正軍法一革

五十年之弊政遂能變弱為强因敗為功乘勝遂北至于太原歸而簡兵整衆鋭意進取伐蜀而取秦鳳征南唐而割江北討契丹而平三關攻無堅城戰無强陣以疾班師未幾而殂使天年少延混一不待大宋之興矣且馮道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迎謁勸進姦臣也五代諸君相承相之而世宗能棄之王朴識兵勢正雅樂通陰陽律歷奇才也世宗能信而用之五代諸君多刻其民而驕其軍世宗獨能嚴軍而恤民治律歷興禮樂

正刑統禁私度僧尼毀佛像鑄錢注意元元留心邦本於五代十二君中獨稱為最美行善政史不絕書論者謂五代之君世宗第一唐明宗次之周太祖又次之餘無稱焉當矣恭帝宗訓以幼冲嗣位宋太祖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契丹入寇命宋太祖北伐中外物情素附宋太祖次陳橋驛諸將畢集曰我輩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俄以黃袍加宋太祖身擁而南歸恭帝尋禪位焉周三君十年起辛亥盡庚申五代之相承皆前主之偏裨也所以

然者唐藩鎮篡奪之習也流弊之極遂至於此其弊直至宋太祖趙普而始革開國賢君之謀遠矣哉

五代割據諸國

日皺冥濛衆星爭耀五代之亂四方割據者蠭起秦李茂貞據鳳翔統州十五始唐昭宗朝封岐王至後唐莊宗朝進爵為秦王歷二世二十九年（茂貞從嚴）為明宗滅之

吳楊行密據廬揚統州二十八自唐昭宗朝封王至晉高祖朝歷四世三十六年而南唐李昇取之（行密渥演溥）前

蜀王建據成都統州四十八自唐昭宗朝封王至後唐莊宗朝歷三十八年而莊宗滅之建衍

楚馬殷據湖南統州二十三自唐昭宗朝拜刺史至周太祖朝南唐李景併之馬希崇又以揚州歸世宗歷六世五十年而亡殷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

閩王審知據福州統州五自唐昭宗朝爲節度使晉出帝朝李景併之歷六世五十年而亡審知延翰璘昶曦延政

後蜀孟知祥據成都統州四十六始後唐莊宗朝至宋太祖乾德二年滅之二世四十年而亡知祥昶

南

漢劉隱據廣州統州四十七始梁太祖朝至宋太祖開寶四年滅之五世六十三年而亡隱龑玢晟鋹南唐李昪據金陵統州三十五始晉高祖朝至宋太祖開寶八年滅之三世三十九年而亡昪景煜荆南高季興據江陵統州三始梁太祖朝凡五世五十七年至宋太祖乾德元年歸朝季興從誨保融保勗繼沖吳越錢鏐據杭統州十三始唐昭宗朝凡四世八十四年至宋太宗興國三年歸朝焉鏐元瓘弘佐俶北漢劉旻據太原統州十二始周太祖朝凡四世二

十九年至宋太宗興國四年歸朝焉旻承鈞繼恩繼元自古立國禪代之速莫如五代強藩僭竊割據之多亦莫如五代日觳當天衆星隱糶混一之業必待宋太祖出焉蓋天啓之也夫

歷代通畧卷二